

NEWTON'S CANNON

炼金术与科学交界、巫术和神迹齐现

融合虚幻与真实、历史和神话的奇幻巨作

牛顿加农炮

新神话的创建者，奇幻界的耀眼新星

[美]格雷戈里·凯斯 著

马晓 译



上海三联书店

NEWTON'S CANNON



[美] 格雷戈里·凯斯 著

马骁 译



上海三所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牛顿加农炮/(美)凯斯著;马骁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7

ISBN 978-7-5426-2581-6

I. 牛… II. ①凯…②马… III. 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8897 号

NEWTON'S CANNON © 1998 by J. Gregory Keyes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
c/o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rmonk, New York, USA
through jia-xi Books Co., Ltd

牛顿加农炮

著 者 / [美]格雷戈里·凯斯

译 者 / 马 骁

责任编辑 / 戴 俊

特邀编辑 / 蔺 瑶

装帧设计 / perry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版 次 /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305 千字

印 张 / 11.5

ISBN 978-7-5426-2581-6/G · 8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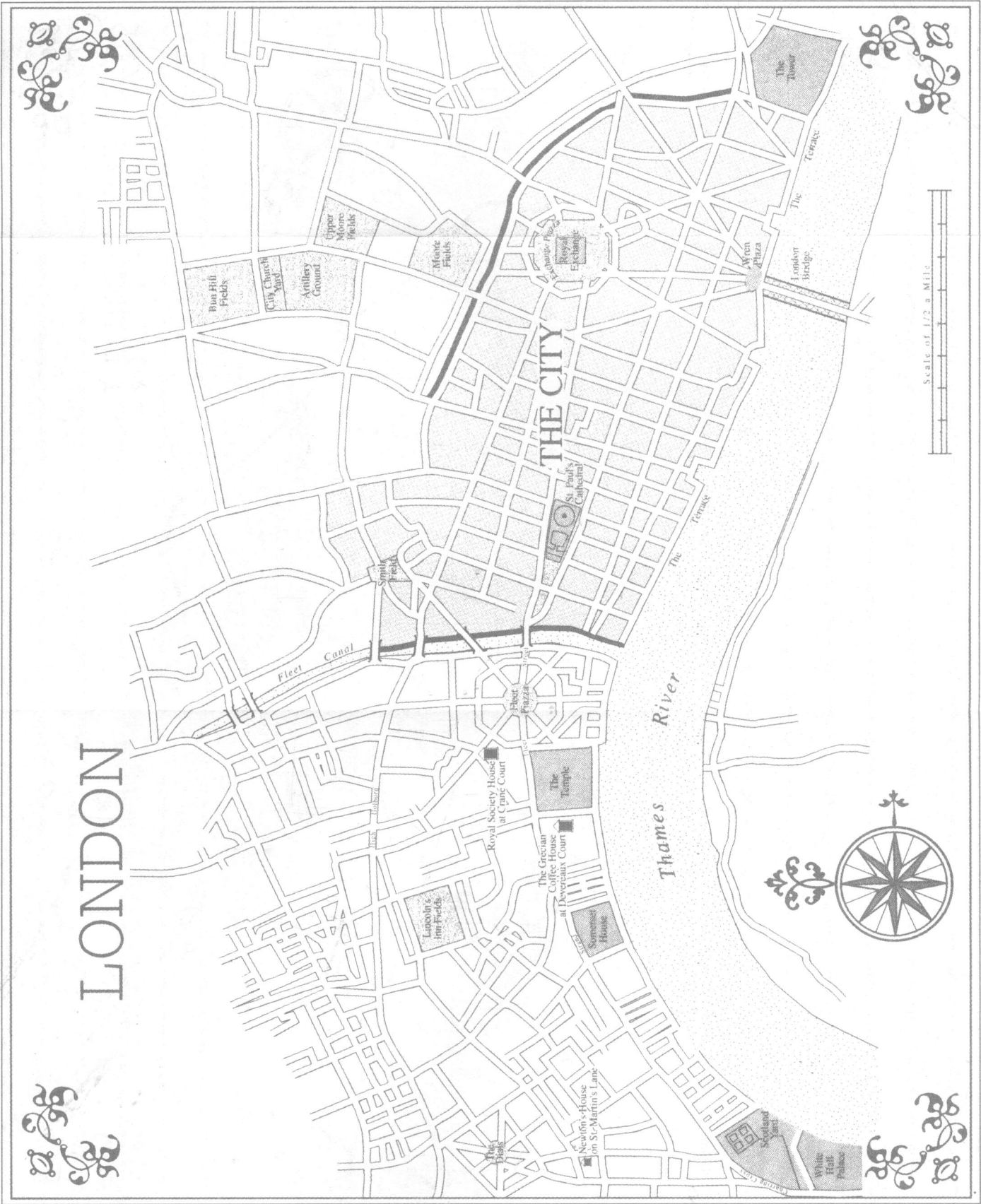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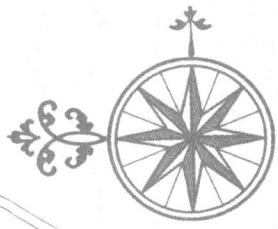
定价 2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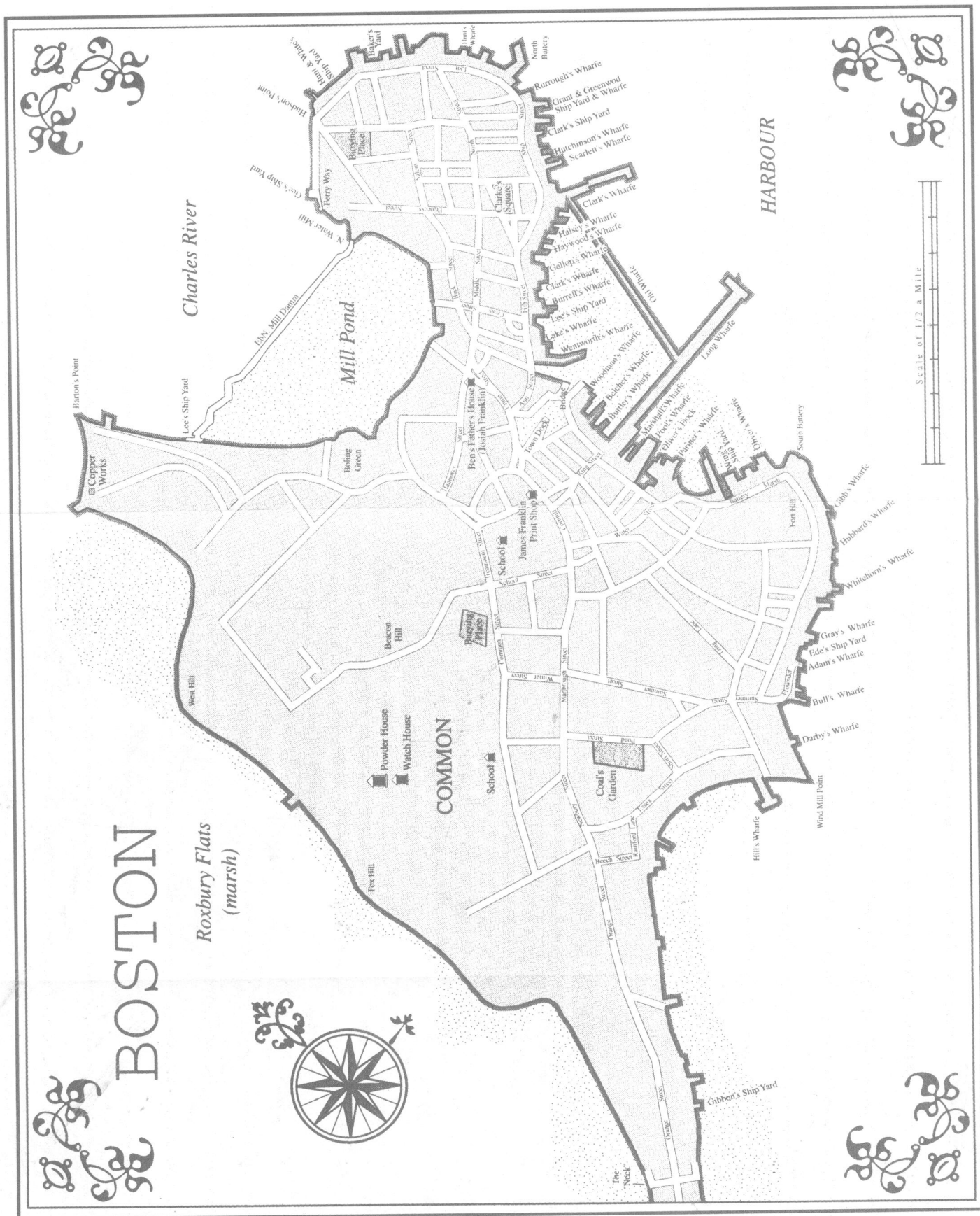
LONDON

THE CITY

Thames River

Scale of 1/2 a Mile





目 录

序章	1
第一章 理性与疯狂,1720 ...	17
1. 凡尔赛宫	19
2. 印刷工学徒	28
3. 艾德丽安	39
4. 天才发明	46
5. 马车之行与阴谋	57
6. 公共绿地上的法师	64
7. 大运河	72
8. 赛勒斯·杜古德	83
9. 弑君	95
10. 地狱火俱乐部	104
11. 三段对话	110
12. 苦痛花园	119
13. 和谐共振	127
14. 新生	131
15. 秘密	136
16. 摇篮曲	142
17. 贞女秘会	149
18. 避雷针	157
19. 女王之梦	162
20. 蒂奇	170

第二章 加农炮	179
1. 科学之都	181
2. 动物园	185
3. 咖啡馆	191
4. 假面舞会	196
5. 赫耳墨斯	204
6. 败露	210
7. 牛顿门徒	216
8. 铅与锡之子	224
9. 皇家学会	230
10. 罪孽	239
11. 牛顿	247
12. 迷宫	253
13. 瓦西丽娅	260
14. 魔镜	267
15. 伊基斯	273
16. 策略	285
17. 星相仪	293
18. 生命灵药	302
19. 叛徒	309
20. 西蒂斯的脸	317
21. 法师	324
22. 桥	331
23. 加农炮	342
24. 白昼若夜	349
尾声 诸王的天使	355
译名表	359

序章

1681

朱庇特驭鹰飞翔

汉弗莱^①放下手中鼓风的工作，擦了擦额头的汗水，不安地看了艾萨克一眼。艾萨克·牛顿正全神贯注地盯着红热的炉心，那专注的神情就像是热恋中的人——或者说是疯子。

“艾萨克，不想休息一下吗？”汉弗莱语带恳求地说，“你连着干了多少天？”

艾萨克看都不看他一眼，径直走到工作台前，把研钵中的物质倒进一个广口烧杯，接着拿起笔，在本子上飞快地写着什么。“我不知道，今天几号了？”

汉弗莱盯着他的朋友——满是污渍的衬衫粘在他瘦削的身体上，就像张发皱的羊皮纸。“你上次吃东西是什么时候？”他追问道。

“把风箱鼓起来，汉弗莱。”牛顿低声吼道。汉弗莱过去也曾遇到这种情况，艾萨克会不吃不眠连续工作好几天，完全被头脑中的想法吞

① 史载，汉弗莱·牛顿(Humphrey Newton)是艾萨克·牛顿的族亲和助手。

噬。而这些想法,即便是其他有学识者也捉摸不透。如果艾萨克只是单纯的疯狂,那汉弗莱也用不着像个奴隶似的站在这里鼓动风箱了。牛顿不是疯子,他是这世上最罕有的生灵:一个天才。他以区区三十九岁的年纪,就拿到了让无数人艳羡垂涎的卢卡斯教授席位^①,他真的是无人可及。

“好了,”艾萨克喃喃自语道。他从工具架上取下铁钳,转身打开火炉。一股热浪涌进房间,驱散了从窗户透进来的最后一丝凉意。他自己也被热气熏得扭过头去,但他的手仍稳稳地将铁钳伸进炉子,取出一个炙热耀眼的坩埚。

艾萨克小心翼翼地将这陶瓷圆筒倒向厚烧杯。汉弗莱向后退了两步,等待熔融的液体从管口流出。但最终滚出来的却是个细小的银色液珠。他只匆匆瞥到一眼,液珠就已经掉进烧杯,一股刺鼻的蒸气升腾而出。汉弗莱掏出手绢捂住鼻子,咳嗽起来。艾萨克转过身,关上炉门。

热气散去,房间中有了片刻闲适。火炉关上后,四周的一切都突然变得平静安宁。在过去十小时中,汉弗莱一直觉得自己仿佛被一场炼金术的梦魇所吞没。

“现在,”艾萨克低声说,“让我们看看,朱庇特是不是骑上了老鹰^②。”汉弗莱并不熟悉炼金师的神秘暗语。不过他也知道,这里的朱庇特指的是一种金属,据说在提炼哲人水银^③时会用到它。哲人水银,最初最真的金属,万金之源。

牛顿朝试管里看了看。“溶剂开始反应,”他非常客观,不带任何情

① 1664年亨利·卢卡斯(Henry Lucas)捐资在剑桥大学设立了卢卡斯教授席位(Lucasian professorship),第一位获得此职的是牛顿的老师艾萨克·巴罗。

② 朱庇特(Jupiter)是土星之名,而土星在炼金术中代表锡,形象是会飞的老人;鹰更是神话中朱庇特的徽章。而在这里的朱庇特骑上老鹰,是指用锡来防止水银的挥发。

③ 哲人水银,又称点银石、太阳之水,是提炼哲人石的第二个过程。因为是有挥发性的香水,所以伪名水银。

绪地嘟囔一声,又飞快地写下几行笔记。

“我可以看看吗?”汉弗莱问。

牛顿咬着羽毛笔,不耐烦地点点头。

汉弗莱鼓起勇气望进试管。一个金属球浸在变得微黄的溶液中。现在他辨认出了这股味道——这种刺激性气味只可能是氨气。但这漩涡,还有那些闪光是怎么回事?他正想着,忽然光芒急剧增强。

“艾萨克,”他叫起来。这光亮已经是原先的两倍,三倍。他踉跄着从工作台退开。一道树枝粗细的闪电突然从烧杯中射出,钻过他刚才脸所在的位置。闪电继续变大,不断在红蓝之间变换光芒。整个房间都在雷鸣中震动。汉弗莱尖叫着转过身,背对可怖的火焰。他什么都看不见,强光侵蚀着他的眼睛,就像酸液泼在铜上。他脚下一绊,向前爬了几步,趴在一张桌子上。

一双有力的臂膀扶住他,帮他站了起来。汉弗莱睁开眼,发现闪电更加明亮刺目,如同大天使的炎剑。他又一次在恐惧中尖叫,接着就昏了过去。

汉弗莱醒来时,感到身下是冰凉的草地。眼前的光斑渐渐退去,他环视四周,发现自己躺在艾萨克实验室外的花园里。头顶蔚蓝的天空宁静安闲,棉絮般的白云在其中飘荡。艾萨克就坐在他身边几英尺远的地方,往笔记本上迅速地书写着什么。周围传来了阵阵“噼啪”声。

一条火蛇从艾萨克实验室的屋顶钻出,翻腾扭动着直冲云霄,犹如一条天梯。

“到底是怎么回事?”汉弗莱呻吟着说,他很高兴还能再次听见自己的声音。

“溶剂发生了反应,”牛顿解释道,就好像汉弗莱是个无知稚童。“但我怎么知道会这样?它改变了一切。”

“那道闪电……”

牛顿疯狂地点着头。“对!对!就是空气,被还原的空气。本初之光从哲人水银中释放出来了!这是无上的以太,汉弗莱!我们接触到

了万物的本质。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①？”

“是的，”汉弗莱有气无力地回答说，“这意味着你得修个新房顶。”

1715

诸王的天使

一阵模糊的枪声透过厚重的玻璃传了进来，路易不禁感到畏缩。枪声过后，暴民们的喊声再度响起。站在窗口旁的菲利普尖叫起来。

“躲开窗户，菲利普，”路易对八岁大的弟弟说。如果有颗流弹找到溜进皇宫的路可怎么办？

菲利普转过头。他脸上泪痕淋漓，惊恐地瞪着那双黑眼睛。

“路易，他们想杀了我们！”他哀号着，“他们会烧了宫殿，还会……妈妈在哪儿？”

“母亲正在处理国事，”路易说。他大步走过回廊，抓住弟弟的袖子。

“跟我来，”路易坚定地说，“这是国王的命令。”他竭力表现出自己的威严。

这招很管用。如果人们打骨子里知道你就是国王，这招就会管用。关键在于如何使别人相信这一点。当枢机主教马萨林^②不停在他身边指手画脚时，想做到这一点相当困难。马萨林觉得自己就是国王。

菲利普从窗口挪开时，路易飞快地朝外面瞥了一眼。他看到了下面的暴民，还有玻璃上自己鬼魅般的倒影。那是一张十岁君主的苍白面容。它够严肃、够坚定吗？这双眼睛是不是也像菲利普一样泄露出心底的恐惧？

① 本初之光(Lux)即《圣经》中上帝最初发出的纯光。这里是说牛顿通过纯净水银分解出本初之光，炼出万物本原——无上的以太。

② 马萨林主教(Cardinal Mazarin)，历史上是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的首相。当路易十四年幼时，法国完全是由他的母亲奥地利的安妮和宰相马萨林主教统治，直到1661年马萨林去世为止。若无特别注明，本书注脚皆为史实或真实现象。

至少他的神情看上去镇定自若。路易想到母亲那坚毅的唇角和充满勇气的眼眸,尽力模仿起来。

“来,菲利普,”他坚定地说,“到我这儿来。我会保护你的。”

“妈妈在哪?”菲利普再次问道,“那些士兵在哪?”

“士兵们在把守宫门。”

路易想起那一小队卫兵眼中流露的恐惧,想起了他们对母亲所说的话。“我们将战死在您的门阶上。”也许他们是想展示勇气,但这句话却充满了挫败感。路易怀疑当暴民拥进大门时,还能不能指望他们。

“谁来保护我们?”菲利普问。

路易抽出他的配剑。这只是个小玩意,一个玩具。但姿态远比现实来得有力。他一只手抱住菲利普,另一只手紧紧握着细剑。“你的国王将守护你,”他发誓道,“现在,让我们去找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吧。”

他们走进一间黑暗的大厅,孤灯在四周投下阴影。路易坐到一张鎏金长椅上,把弟弟拉近自己。“我们在这儿很安全,”但他知道这只是谎言。“如果暴民突破了大门,他们就会知道一个国王会怎样守护他的兄弟。”

“上帝与我们同在,对吗?”菲利普问道。他试图让自己显得乐观点,但却只是更惹人怜惜。

“上帝与我们同在,”路易安慰他说。

“那为什么主教大人穿上了灰衣服?”

路易把准备好的答案咽了回去。他也看到了马萨林主教脱下红袍,穿上不惹人注意的灰色衣服。这个蠢货!这个懦夫!但他只能对菲利普说:“主教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别说话了,想点高兴的事。”

“我会的,路易。”小男孩发誓道。

四周传来更多模糊的枪声,路易又开始和心中的恐惧搏斗。他还是国王,但周围的一切正分崩离析。他已经失去对王国的控制了吗?为何巴黎会起来叛乱反对他?

他是多么痛恨巴黎啊。

“我会为咱们修建一个辉煌的宫殿,”他对菲利普说,“在郊外,远离

这里,远离这些暴民。”

但菲利普已经睡着了,路易发现他其实是在安慰自己。

此刻枪声更近——他们已经进入宅院!靴子敲击地面的声音,还有那些粗野士兵的叫喊声就从屋外传来。路易紧紧握住他的玩具剑。如果他表现得像个国王,那他就是国王,就是国王,就是国王……路易不断默诵着这句话,希望它能够成真。

房门猛地被打开。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①出现在门口。红通通的脸庞下是一套精金胸甲,罩在他身上的黑色大氅仿佛乌鸦的羽翼。马尔伯勒,这个该被三重诅咒的魔鬼,要来焚毁他的凡尔赛宫。

但这儿不是凡尔赛。这是巴黎皇宫,而他刚刚十岁,凡尔赛还只是个遥远的梦想。

“陛下,”马尔伯勒操着口音浓重的法语讪笑说。“陛下应该把玩具放下。”他甚至懒得举起自己的电浆枪。

“滚出我的宫殿,”路易命令道,但马尔伯勒只是大笑起来。他看透了路易,知道他只是虚张声势……

统统都不对。路易向前跑去,笑声就在他身后回荡。一声尖叫从他双唇间钻出,强烈的羞耻感将他席卷。路易想从噩梦中醒来……

路易十四,这个在位七十二年的太阳王,从梦中醒转,却落入更加苦痛的现实。疼痛灼烧着他的双腿,沿小腹和胃部蔓延而上,渴求着他的心脏。尽管睡衣和身上都涂抹过洋溢百花芬芳的香水,但浓重的腐败臭气仍凝塞在他的鼻孔。他终于记起自己是在凡尔赛宫——这座他幼年时梦寐以求的壮丽宫殿。他看到自己的亲人和庭臣都围绕在病榻周围。

“陛下醒了,”有人轻声说道。路易辨认出这个声音属于他心爱的妻子曼特农。从她的语气里路易可以猜出,曼特农全没想到自己还能

^① 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1650.5.26—1722.6.16),生于德文郡阿什—贵族家庭。英国军事统帅,屡次挫败法军。因成功受封为公爵,二战时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便是他的后代。

睁开眼睛。

“陛下？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吗？”这是法贡，他的御医。

“当然，法贡，”路易努力低语道，“你可以来延续我的生命。”

这位老迈的医生声音颤抖着说：“陛下，如果有我力所能及的……”

“我亲爱的家人们，我的朋友们，”路易开始说。他颤抖着深深吸了口气。“我很高兴你们都在这儿。我现在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我已经放弃了和死亡的争斗，已经做好准备去面对我的上帝。我的告解已得到宽恕，我也已经向你们道别。”现在他可以看到曼特农的面容，她的脸上扑着厚厚的香粉，眼泪在上面划出几道水痕。尽管她已经七十五岁，尽管现在仪容不整，但还是那么有魅力，还是那个让他放弃了所有情妇的女子。单是看着她，就让人有继续活下去的勇气。

“可现在，我知道自己还不能死。马尔伯勒又回来了，他想把我们摧毁。我不能把这个负担留给我年幼的继承人，不能把它留给法兰西。”

一阵惊叹声在周围响起。这么说他们都已经知道了，只是在瞒着他。面对由马尔伯勒领导的联军，法兰西有沦陷的危险。“法贡，靠过来，”他感到身上的力量正在衰退，赶忙命令道，“在国王橱柜里，有一个瓶子……”

“波斯灵药？”法贡不敢置信地低声说。“陛下，请允许我提醒您。且不管这可疑的药水能不能起作用，但光是求助于它的念头，就可能损及您不朽的灵魂啊……”

“我是你的国王，现在我命令你，”路易斯回答道，他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和。“照我说的做。”

“陛下，”法贡低语着退出房间。

曼特农俯下身，靠近路易。“你是让法贡去取那个可怕的波斯矮子献上的万灵药吗？”

“他是波斯沙阿^①的使者，夫人。”

“那个鄙俗的、恶形恶状的人？他献上的其他礼物都是些残次的珍

① 波斯语，国王之意。

珠和绿玉。你怎么会相信，这万灵药比那些可怜的次品更有价值？”

路易感到胃液在喉咙中翻腾，嘴里充满了酸味。“因为……”他喘息着说，“……我的科学哲人们已经做过试验。它是有效的。”

曼特农惊愕地盯着他说：“你为何没跟我说过？”

“我为何要说？”他的声音低沉，如同耳语。“我本已决定不去用它。我已厌倦为王了，曼特农，厌倦了所有人都先我而去。我希望至少能早你一步躺进墓穴。我希望能再见到我亲爱的侄子，还有我的兄弟……”曼特农的脸突然被一片黑雾笼罩。她的话语就像双簧管的乐声，路易全然不解其意。他感到自己正渐渐失去意识。

他希望现在做出这个决定还不算太晚。

路易又梦到自己的童年。父亲刚刚逝去，他就像是木偶一样，不断被拉出去扮演国王的角色，然后又被扔回黑暗的盒子。经常一整天都没人跟他说一句话；连他自己的仆人都嘲笑他的命令。

在梦中他掉进了一个金色的池塘。可他不会游泳。

路易很容易就攀到池边，他大声叫喊，却没人回应他的呼唤。他丢脸地尖叫起来。可仍然没人在乎他是不是会被淹死。

忽然，在他的梦里，有人把他拉出池塘。和煦的暖风环绕着他，蒸干了他的衣服，对他轻声私语。

“你是谁？”他问。

“嘘，”一个声音对他说。“这世上有保护国王的天使，我就是其中之一。而你，将成为世间最伟大的国王。”

“一个保护国王的天使，”路易重复着他的话。在梦中疼痛和恐惧都已消失，他是那么温暖，快乐。在梦中，他慢慢睡去，感到了安宁。

1716

奇迹

本杰明·富兰克林第一次见到奇迹时，只有十岁。寒风伸出指掌

摸索着波士顿狭窄的街道，夜幕降临后它们更是紧紧扼住这些窄巷。初升的太阳像火炉一样燃烧，但这只是虚妄无用的努力。秋分已过，冬天早早来到了马萨诸塞殖民地。

本站在长码的码头上，看着一艘进港的单桅帆船纤长柔美的弧线，渐渐感到几分凉意。不过相对于寒冷来说，他更担心如何向父亲解释自己去了哪里，为何买一条面包要花这么长时间。他不能向父亲撒谎——这是严重的罪过，他清楚这一点。但他哥哥约西亚刚从家中溜走，去做了海员；现在父亲可不想让本去看什么海船。父亲不希望再有一个儿子投身风浪之间，这一点他已经表达得很明确了。本捉摸着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件事粉饰一番，让它显得不那么忤逆。他可以说自己喜欢海船，只是因为喜欢制作精巧的事物。但说实话，他真的很想跟哥哥一起去冒险，去见识巨鲸和海盗，还有那些未知的世界。他不能忍受一辈子都待在波士顿的想法，更何况父亲曾经许诺供他读语法小学和大学的约定，早就随风消逝。

本情绪阴郁地走在弯曲小巷，希望这段归家的路程能再多拖延一会儿。狭窄的街道几乎完全被夜色笼罩，群星装点着他头上靛蓝色的天空。四下零落摇曳的烛光给那些寂寥的窗户平添了几分生气。但对本来说，这点点光芒并不令人欣慰，倒是让他想起了明天将要操持的活计：煮沸牛脂来制作这些该死的玩意。后天，大后天……之后的每一天都将如此，直到他变成形容枯槁的老头。

走在半路上，本忽然发现有团光芒始终都不闪动。起初他以为那是一盏油灯，但即便是油灯的光亮也会明昧摇曳，而这光源却像阳光一般稳定。本感到一阵凉意，但却并不是因为周围那冻入骨髓的冷风。光亮是从一栋公寓半开的百叶窗中透出的。

本几乎马上就作出了决定。反正他现在回家已经晚了。而这光亮又是那么不自然，他想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古怪。也许是用纸灯笼包住的火光。他小心翼翼地穿过公寓院子，看到了光亮的来源。那是一个苍白略带点蓝色的蛋形球体。他马上明白这光并非出自火源。但如果

不是火光,又会是什么呢?

球体的亮光有点像燧石或是金属敲击时蹦出的火星,但火星可是转瞬即逝的啊。在他年轻的头脑中找不到任何与此类似的东西。另外,他打心眼儿里相信这光芒一定是出自炼金术——奥法科学,诸般魔法之尊。

如果这是奥法,那附近一定有个魔术师。他摸近房子,眼睛几乎贴上了厚重的玻璃窗。

这个球体是屋里惟一的光源。壁炉里没生火,但窗户摸起来仍温暖宜人。本猜测也许那盏魔灯不仅发光,还会发热。不过它不可能太热,因为就在距离光球不到半米的地方坐着一名男子,他正在看书。本看到光球就飘浮在那人头顶,他的假发和睫毛在脸上投下阴影。那顶假发打着卷披在肩上。他身穿一件蓝色外套,有点像某种制服。男子伏在桌上,聚精会神地读着书。光线是如此明亮,书上的文字清晰可见,本看到这书是用英文或拉丁文写成的。字母中充满弧线勾画,美丽而又神秘。

本估计法师读起这本书来并不轻松,一定有些不甚了了的地方。他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看到法师用手指比着同一行字,看了好几遍才继续读下去。

到底站了多久,本自己也说不清。后来他也不知道为何自己要这么做。但当时本心里想着的是,我也能做到。我也能像这样读着书,役使魔灯。

在波士顿没有巨鲸,也没有海盗,但是这里有书。父亲尽力供他上了三年学,这让本有能力阅读,也有能力解读到的是什麼。他贪婪地读尽父亲和叔叔的所有藏书,但这实在太少了。这些书都没有提到奥法,但本相信只要世间真的存在奥法,就一定有记载它的书。既然他亲眼见证了奥法的存在,他的未来就变得光明起来,他的人生有比做蜡烛匠更好的选择。

而且,当他最终从窗子收回目光,开始往家里走时,本意识到既然一盏无炎灯可以被制造出来,那么就会有另一盏。如果这东西数量够